

东北师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四辑

语言学论集

东北师大学报编辑部



东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

第四集

语言学论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东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第四辑

《语言学论集》

目 录

外位语与复句·····	郎峻章 (1)
句式的选择·····	李少卿 (8)
异体字和词的分化·····	李葆瑞 (25)
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	张志毅 (42)
单音节化学物质名词的考察·····	王 钢 (63)
正确认识现代汉语句子结构·····	黄克俊 (95)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性质·····	孙常叙 (117)
“音同义近”说质疑·····	刘 禾 马振亚 (139)
“或”“莫”“无”代词说商榷·····	于富章 (156)
词义的派生途径初探·····	刘乾先 (181)
语言的性质和作用·····	王凤阳 (200)
论语言学的社会性·····	陈明兆 (223)
“形态”论·····	刘 伶 (230)
马克思恩格斯与语言学·····	宋振华 (260)

外位语与复句

郎峻章

1. 在现代汉语里有这样两种句子：它们都包含两个或者更多的主谓结构；其主谓结构之间的第一层关系，表面上很相似，实际上却差别很大。例如：

(1)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_A

(2) 中国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_{A'}

在(1)里，“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一个主谓结构，“这是十分明显的”也是一个主谓结构。为了叙述的方便，用A代表前一个主谓结构，用B代表后一个主谓结构。在(2)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是一个主谓结构，“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也是一个主谓结构。为了叙述的方便，用A'代表前一个主谓结构，用B'代表后一个主谓结构。

AB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代词“这”表示的。A'B'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代词“这”表示的。这样，如果不联系它们各自有关的上下文来看，仅仅从形式上进行分析，那就很

容易认为 AB 之间的关系同 $A'B'$ 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而把 AB 和 $A'B'$ 看做是结构相同的句子。但是，如果联系它们各自有关的上下文来看，在分析语言形式的同时考虑它们的意义内容，就能够看出 AB 和 $A'B'$ 在结构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AB 是一个带有外位语的单句， $A'B'$ 是一个复句。

2. 为了搞清楚 AB 之间的关系和 $A'B'$ 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句子分析，得把与 AB 和 $A'B'$ 有关的上下文介绍出来。

与 AB 有关的上下文是：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么？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

与 $A'B'$ 有关的上下文是: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A'}。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_{R'},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新民主主义论》)

现在对前面这两段话里的 AB 和 $A'B'$ 进行分析。在进行分析之前,先说明一下我个人对于语言里句子的认识和分析句子时采取的方法。我认为:

语言里的句子是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体。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态变化,功能和语序等等是意义内容的表现形式。我们分析句子,在以形态变化、功能和语序等等为依据的同时,还要注意句子的意义内容。不应该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此外,上下文或语言环境也是必

须考虑的依据。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相互作用着的。

(1) 里的 A ，也就是“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同上文“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同下文“只有托洛茨基分子，才敢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没有思想上的直接联系。 A 虽然是一个主谓结构，但它不是一个分句，它是 B 里的代词“这”的外位语，代词“这”是本位语。因此， A 只有通过代词“这”给 B 里的“是十分明显的”做意念上的主语，才能同下文产生思想上的联系。这样的句子，在现代汉语里是带有以主谓结构为外位语的单句。

(2) 里的 A' ，也就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则是另一个情况。它同上文“农民革命”“农民的抗日”“授权给农民”“农民革命主义”“提高农民文化”“农民战争”“为的农民”“农民所给”，同下文“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有非常紧密的逻辑关系。在这一点上， A' 和 A 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至于 B' “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不过是一句注释 A' 的话而已，它和下文没有思想上的联系，其作用几乎等于一个插入语。（注一）在这一点上， B' 和 B 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在结构上， A' 是一个分句， B' 也是一个分句，因此 $A'B'$ 是一个包含两个分句的复句。

3. 为了证明前面的分析是否正确，可使用下面两个方法来检查。

壹、归本法 因为前面提到了外位语和本位语，这里我们要补讲一下外位语和本位语。外语位是孤悬在句子前头的词或者短语(联合短语、偏正短语或主谓短语)。在它后面要有一个代词做为本位语，替它在句子里充当句子成分。例如：

① 青春，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

② 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③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带直线的部分是外位语，带浪线的部分是本位语。

为什么要使用外位语呢？有时是出于积极的修辞目的，有时是出于消极的修辞目的，有时是二者兼而有之。①里的“青春”是积极的修辞手段。为了加重，给它以突出的地位，把它放在句子前头。②里的“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和③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兼有两种修辞手段的作用的。把它们放在句子前头，给它们以突出的地位，引起读者的重视，同时也解决了句子笨重的问题，使句子灵活生动。否则，如果把句子写成“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的结果都不妙”，那该是多么呆板，多么啰嗦不清！

据此，我们知道外位语和本位语是在一个句子里的同一事物。那么，如果我们把外位语归还到本位语的地方，尽管句子将变得呆板，啰嗦，尽管积极修辞或消极修辞的作用都将失掉，但句子的思想内容应该不变，句子同上下文的关系应该不变。这样，把例(1)里A这个外位语归还到B里去，把句子变成“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主语和谓语在分量上太不相称，头重脚轻，而且中间停顿过多，容易发生结构不清的缺点，但思想内容仍旧，和上下文的关系也没有改变。

例（2）里的 A' ，则不能这样归到 B' 里去。若把 A' 归到 B' 里去，把句子变成“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是小学生的常识”，则它同下文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搭拢了。这样就清楚地辨认出 $A'B'$ 不是一个带有以主谓结构为外位语的单句。

貳、消减法 B' 只是一个几乎等于插入语的分句，用来注释说明 A' ，它和上下文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联系，因此把它消减了去， A' 和上下文的思想内容还是连贯的。 B 则不能消减，因为 B 是 A 的意念上的谓语。消减了 B 就是消减了一句话谓语。一句话没有了谓语（非主谓句除外），则自然很难同别的句子发生思想内容的联系了。

这两个方法，只是用来检查对于这两种句子的认识是否正确。不是说这两种句子可以这样归本、这样消减地去使用。这一点是应该郑重提出的。

此外，有些句子，不必使用上述方法就可以辨认出来的。例如：

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用疑问口气提出问题的主谓结构，如果是一个句子，应当有问号。有了问号，就是独立的句子（当然在口语里是用上升的语调来表示的）。这样没有问号的主谓结构，只能是句子里的一个成分。在这句话里，“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

还是属于中国人”是一个外位语，“这”是替它在句子里充当主语的本位语。

4. 辨认这两种句子在使用语言上有什么意义没有呢？有意义。辨认清楚这两种句子，在阅读上能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对于教师来说，这更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对这两种句子的辨认，他可能明确地、透辟地把课文的思想内容讲解给学生，使学生对课文有深入的不是肤浅的理解。另外，在现代汉语语法的课程里，辨认这两种句子是辨认单句和复句一个内容。

近些年，有些语法工作者主张不区分这两种句子，认为它们都是复句。我觉得这不是使人昭昭的办法，是不能同意的。

注：在现代汉语里，与例(2)相类似的复句，其中的 B' 的部分并不一律是几乎等于一个插入语里分句。例如：

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的 B' 对于 A' 来说，有注释说明的作用，但它不同于例(2)里的 B' 。它除了起注释说明的作用外，还同下文有联系。下文“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是承接它而说的。这样的 B' 就不仅仅等于一个插入语，因而也就不能消减掉，用消减法来检查是不行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这个句子是 $A'B'$ 的结构，而不是 AB 的结构，因为这个句子里的 A' 不同于例(1)里的 A ，它同上文“因此我们要整风”是有思想上的直接联系的。

句 式 的 选 择

李 少 卿

句子是遵循一定规则组成的，但规则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同一内容可用不同句式表达。如：

- ① 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 ②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
- ③ 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难道全世界人民不知道吗？
- ④ 难道全世界人民不知道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吗？
- ⑤ 全世界人民不能不知道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
- ⑥ 全世界人民对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是知道的。
- ⑦ 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一事实，全世界人民不能不知道。
- ⑧ ……。

这些不同的句式，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在具体语言环境里，只有其中一种是最恰当的。这告诉我们在造句中，不是随手写来就行的，要根据上下文的具体条件，进行

选择，选取最恰当的一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长句与短句 长句包括结构复杂，形体长，字数多的复句和修饰成分多的单句；短句包括形体短、字数少的单句和简短复句里的分句。我们这里所说的长句与短句不是以“句号”为界的。汉语的习惯，往往是一群小短句的最后才是句号，中间都是逗号。

长句的好处是可以把话说得严密有力，层次清晰。一般说来，在议论文里，进行判断或推理时，往往用长句。如：

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2页）

这是充分而必要的假言判断。“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是假定条件，这些假定条件成为现实的话，结果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这一结果也是根据前边所提出的条件推断出来的。这种事物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结构严密的条件复句，把层次表达得很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当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即绝对不可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毛泽

这也是一个较长的复句。用这长句表达了一个推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这是大前提。“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这是小前提。由此大小前提推出的结论是：“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一结论说得具体，所以就比较长，但都是根据“不应隐秘自己的观点”而铺展出来的。象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只有用长句表达才能准确恰当。

有时为了加强语势，一连写出几个结构相同或结构类似的修饰成分而形成复句。如：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些结构相同，意义相关的状语，一连写出了四个，气势贯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时，成排的语言成分包括在一个状语或定语里，效果也是相同的。如：

当他看到天南海北前来参加会战的几万名战友，看到铁路沿线摆了几十里长的堆积如山的设备器材，看到就要开发的一望无边的大油田的时候，浑身充满了

力量。（《铁人王进喜》，《人民日报》1972年1月27日）

这句话，用这么一个长长的状语，集中说明铁人王进喜看到什么客观情况后，浑身充满了力量的。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用几个短句说出也可以，但效果就要差些这种用一口气说出的办法，表达出铁人王进喜热情奔放的感情。

短句的特点是简洁、活泼、有力。因此叙述事实是很方便的。所以，一般景物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都多用短句，如：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鲁迅：《孔乙己》）

几个短句，从衣着、外貌方面勾画出一个清朝末期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再如：

前面，成片竹林，掩映着一座大院落。领路的农民，在一株巨伞般的黄桷树下站住了，那黄桷树正长在离院落不远的山岩上，站在树下可以一眼望见前面起伏的无数山峦，那农民回头望望，然后回头暗示地看了他们一眼，背着背兜穿过竹荫，走到成片瓦房的院落附近，把背兜放在那大院落前的晒坝边，便独自从另一条路走了（《红岩》第74页）

这一段话，用几个短句，既把远近的景物都写出，又把事情叙述得清楚明白。

短句可以表达坚定有力的语气还可以借以抒发感情。如：

毛主席下山去了，红军北上抗日去了，井冈山的人们，井冈山的毛竹，同样地坚贞不屈。（袁鹰：《青山翠竹》，1961年1、2月号《人民文学》）

在如实地记录口语时，当然更是短句为宜，象小说和剧本里的人物对话。

初学写作的人，能用短句表达的内容尽量用短句，写长句往往顾此失彼，造成错误。看下边一句话：

刘国思同志亲自把紧急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挖土方突击队送到车间，交代任务做了动员。

这句话所表达的内容不够清楚，我们把它改成几个短句就好了。

“刘国思同志在紧急情况下组织起来一个挖土方的突击队，并亲自把突击队的同志送到车间，向他们交代任务，作了动员。”

再分析下面的一句话：

“我们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工人是国家主人和为革命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努力钻研业务的自觉性。”

这句话的主要毛病是动宾搭配不当。“激发……自觉性”是不通的。“自觉性”前的定语太多，前后失去照应。这一长句表达的内容改为短句表达，可能不会犯这种毛病。

“我们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工人们激发了无产阶级情感，大家认识到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应当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努力钻研业务。”

我们写的长句如果读起来有点别扭，可以改为短句。如：

码头上挤着抱小孩的妇女，刚下班的工人、拄着手

杖的老人以及喊着“香烟、冰糖喽”的小贩，都在等待着上船。

这句话因联合成分太多而形成长句。这个长句读起来很费劲，不如改成下面的短句：

码头上挤着许多人，有抱着小孩的妇女，有刚下班的工人，有拄着手杖的老人，还有小贩，正在喊着：“香烟、冰糖！”都在等待着上船。

主动与被动 被动者作主语的句子叫被动句。如：“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失败以后，今天早上，他正在开黑名单，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这最后一个分句就是被动句。“他”（魏吉伯）是被动者，由介词“被”把主动者——我们系的同学，介绍出来。但被动句里的主动者有时可以不出现。如：

1947年春天，内战的烽火日紧，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住在红岩村的成岗的大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道，被强迫撤回延安。”

（《红岩》第45页）

这个被动句里的主动者没有出现，因主动者已出现在上文中，就没必要再写出。

组织句子时，同一个意思，有时组成主动句式，有时组成被动句式。比较下面的句子：

① 一网青光闪亮的大鱼，拥挤着，跳跃着，推进鱼舱。

② 一网青光闪亮的大鱼，拥挤着，跳跃着，人们把它推进鱼舱。

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前一句里的“推进鱼舱”是被动句式，是“青光闪亮的大鱼被推进鱼舱”。后一句里的最后那个分句“人们把它推进鱼舱”是主动句。用主动句式好呢还是用被动句式好？这要具体分析，就上面这句话来说，最后一个分句用被动句式比用主动句式好。用被动句式可使前后分句的主语一致，结构紧凑。而且这句话的陈述对象是“青光闪亮的大鱼”，从始至终说的都是鱼。如果象第二句那样，最后一个分句用主动句式，这句话陈述的对象前后就不一致了，读起来也不能一气贯通。再看下面的一段话：

“（成瑤惶惑地望着成岗。）她满腔的热情，被迎头的冷水浇灭了。但她昂然挺立着，不肯让步。”（《红岩》第34页）

这里的第二句话，只能用被动句式。因为这段是写的成瑤，第二句是接第一句写成瑤的“热情”的，这样写很自然。

“打倒了‘四人帮’，障碍被扫除了，我国科技事业飞跃发展的新时期来到了。”

这里的第二分句是用的被动句式，这就没有必要了。还不如都用主动句式好。先说“打倒‘四人帮’”，接着再说“扫除了障碍”，前后两句话的结构形式相同，读起来也顺口。再看下一句：

“那木板在他的脚下，吱吱’地响个不停；风揭掉了他头顶戴着的竹笠，肩上披着的蓑蓑往下滴着水珠。”

这是包含三个分句的复句。全句没有语法错误，但按修